

国防纪事

—

今年92岁的老战士杨振国，永远不会忘记1943年3月那个黑暗的夜晚。

黑龙江省拜泉县城郊的一处农家小院已进入梦乡。突然，家门“哐当”一声被踹开，13岁的杨振国在母亲惶恐燃起的一束灯光里，见一个提着盒子枪的日本鬼子、一个端着刺刀的伪军和一个伪保长凶神恶煞般冲了进来。他和弟弟妹妹吓得蒙上被子，瑟瑟发抖。伪军吼着父亲的名字：“杨福清，快起来跟我们走！”父亲气愤地问道：“你们凭什么抓我？”伪军蛮横地说：“抓你有用！”鬼子扯起父亲就往外推。母亲哭喊着扑上前要拉住父亲，被鬼子狠狠踹了一脚，又被伪军打倒在地。杨振国和弟弟妹妹滚下床抱起母亲哭成一团。母亲拥着3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追出家门，被押走的父亲已不见踪影。天地间只留下一片无助的哀号，撞击着阴森的夜幕……

母亲四处打听父亲被抓走后的下落，听说是被日本鬼子押到鹤岗煤矿当劳工了，这一次在全县抓走100多人。

原来家中靠父亲伐木挣钱糊口，现在生活来源断了，杨振国只得辍学去砍柴卖柴。每天天刚亮，杨振国就揣上一个菜饼子，走十几里路去荒甸子割蒿草秆，到下午砍好两捆柴，然后吃力地挑到城内柴火市上叫卖。

一日傍晚，杨振国站在雪地里守着两捆柴等待买主，又冷又饿。一位穿长袍的中年人和蔼地出现在他面前：“柴咋卖的？”杨振国赶忙回答：“一捆两块五，这柴火扛烧！”中年人掏钱说：“两捆柴我都要了，给你6块！”杨振国感激地说：“那得好好谢谢大叔哩！”中年人看着杨振国满手的冻疮，关切地问：“你小小年纪怎么干这样苦活？”杨振国哭诉了家中遭遇。中年人听后说：“你今后打的柴我全包了，每天都来买。我姓李。”

就这样，这位姓李的大叔每天下午定时来买杨振国的柴，每次都多给他1块钱。这使杨振国冰冷的心里燃起一团火焰。他每天更早地拿起镰刀去迎接阳光，母亲叮嘱他：“要打好柴，让李大叔这样的好人火烧旺运！”

寻梦

■周游

那夜的风清朗朗，从月亮上一层一层剥离开来，又一片一片撒落到鱼翔浅底的清河里。小河泛着粼粼波光舞动起来，顿时变成一条欢快的小白龙。龙的腹部东侧正对着一处不算缓的土坡，土坡上的父亲借着这光，用虎钳般的双手将坚硬的青石板一级一级向上垒砌。及至垒到寒荫笼罩的院落门口，父亲对扶着门框向外张望的我抛出同样坚硬的一句话：“顺着这台阶，奔着龙头的方向走出去，混不出个模样就别回来。”

就因这句话，我默默将青春打进背包，将梦想寄往远方，身着肥大大大的国防绿，沿着河边的曲折小道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直将前额走出了沟壑，青丝走出了华发。

都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。只是这水的源头不是山，而是岭。因岭上生长着墨绿带黑的塔松，便唤作青松岭。清朗的风一刮，松涛阵阵，声若鼓琴。小村因河而得名清河村，后更名为周家庄。据村志记载，从这里先后走出近百名热血男儿戎装报国，其中最危险的遭遇应属那场战斗。

那是解放战争中发生在江南的一场恶仗。为掩护大部队转移，解放军一个连的官兵在完成阻击任务后，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堵在一个矮小的山洞里。一阵扫射，一把烈火，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。当敌人撤退后，竟然从一堆遗体里拱出一张黑炭般的脸。他是二哥周树臻，这

交往时间长了，杨振国越发感到李大叔有些神秘，不像是普通的买柴人。这时不断有鹤岗煤矿劳工被累死饿死打死的消息传来，母亲整日以泪洗面，杨振国更是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。他对李大叔说：“我真恨不得给那日本鬼子炮楼点把火！”

李大叔安慰杨振国：“你想打鬼子、为父亲报仇，有志气，但不能蛮干。独木不成林，我们只有组织起来才力量大！”

这位李大叔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下交通员。1944年立冬这天，他护送14岁的杨振国和另外3名青年参加东北抗联嫩江游击队。

临行前，杨振国对母亲说：“我跟李大叔进山打柴了，这样能多挣点钱！”

母亲嘱咐说：“山里贼冷，你可得当心。”

杨振国宽慰母亲：“您放心，山上阳光好，到处是木材，火炉火炕暖着哩！”

二

东北抗联嫩江游击队驻扎在大小兴安岭南缘的山林里，进去要翻越两座大山。全队160多人，都是穷苦出身。杨振国被安排给任队长当通信员。

任队长30多岁模样，高个头，讲话慢声细语，充满自信。他对杨振国说：“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是打鬼子的。别看现在我们住在深山老林里，枪也不多，但我们有钻石般的坚定信念。冰雪再厚总会在阳光下融化，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鬼子！”

听了队长的话，杨振国把枪握得紧紧的：“为了打鬼子、救父亲，我什么困难都不怕！”

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。抗联官兵住的是木头搭起的马架子，棚顶盖着草，周围堵着草，地上铺着草。深夜，气温时常低于-30℃，在窝棚内冻得睡不着觉，大家就披着被子蹲着挤在一起取暖。

为防止暴露目标，游击队除做饭外严禁烟火。不允许抽烟，饭也是两三天才烧一次。每次做饭时要在地上挖出烟道，给烟筒戴一顶“帽子”，压住烟不往上升。水是用冰雪化的，烧火时不能用大火，因此饭经常半生不熟。煮黄豆、炖萝卜、熬冻白菜……这些食物只有刚出锅那一顿是热的，平时饿了都是冷着啃。官兵们还经常吃橡子面，这种东西咽下去难，上厕所大解更难，大家说，憋得那

个连的指导员，也是全连唯一幸存者。这次战斗之后，二哥徒步走了两个多月回到清河旁，用河水的水清洗那张黑炭脸，就地取材盖起两间小屋，心甘情愿当了半辈子农民，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半步。每当有人问起这场战斗的惨烈情形，二哥总是用大拇指狠狠地按一下咪咪燃烧的烟袋锅，猛吸一口，不多说一个字。期间，相关部门落实政策，安排二哥去河南工作，他硬邦邦地抛出一句话：“名额让给别人吧，我的根在这里。我的血要和清河一起流淌。”几年前，80多岁的二哥走完了他传奇低调的一生。按照他的遗愿，子女们把他的遗体连同他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，埋在了青松岭和清河之间的高坡上。

青山绿水涵养了这一方人的果敢和智慧。村子有1000多口人。前些年，面对家乡的贫穷落后，年轻后生一茬一茬寻梦而走，耕耙田间地头的是老人。今年回家过年，我问当村支部书记的侄子：“村里过80岁的老人还有多少？”他站在修葺一新的清河公园边，无比自豪地说：“别说80岁，90岁以上的人还有16位。91岁的老党员周维平一直坚持参加组织生活会，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地干活是家常便饭。现在的青松岭从北到南种了上万棵桃树。咱村成了有名的生态村、长寿村，更是网红打卡地……”

美丽的幸福家园滋润了老老少少的心田。在外打拼的年轻人纷纷回到这方土地，办起建材厂、环保养殖场、箱包编织厂和服装加工厂。常年在打工的弟弟与十几个伙伴组成了新农村建设队，走村串户建房盖屋，成了备受父老乡亲欢迎的“香饽饽”。

我身上的军装由新到旧，由旧换新。蓦然回首，石级尚在，小院尚存，而铺垫石级的那个老人已去。脚踩在父亲当年用心血和汗水铺就的青石板上，心中是那样稳健安然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白龙似的清河又开始调皮欢快地翻滚吟唱。心，依然如那夜的风，清朗朗，和着寻梦的脚步一起跳动。

一瓣心香

难受劲就像冰天雪地里拉不开枪栓一样。

战士负伤或生病，没有药品。对伤病员，队长会特批发点苞米粒子。炊事班先把苞米粒儿炒糊，然后用木棍将其碾碎熬成粥，这就是最好的药品和营养品。

在如此艰难困苦条件下，抗联战士依然保持高昂的战斗精神，充满乐观主义情怀。他们用雪洗脸、擦身子，大家说这是“雪浴”；由于每人只有一套衣服，身上长满了虱子，战士们经常中午光着膀子清理，大家说这是“革命虫”的吐故纳新……

任队长经常给战士们讲抗联的战斗故事，处处带头做好样子。白天，他组织训练，指挥战斗；夜晚，要到分散在森林的几个营地去看，眼里时常挂满血丝。有一次，山外乡亲穿过敌人层层关卡送来一锅玉米面，炊事班蒸了一锅窝头，每人分到一块，大家捧在手里像吃点心一样仔细品尝。任队长说：“把我那一份给患病的同志吧，我不饿。”队长不吃，杨振国也把爬到嘴边的馋虫咽了回去。战士们说：“队长就像燃烧的松明，照得咱身上暖，心里亮。”

一天早晨，杨振国听到山外隐约传来爆竹声，任队长说：“过年了，咱们要庆祝一下！”

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林枝照进营地，形成绚丽的光谱，映得白雪一片灿烂。任队长与战士们一起高唱抗联歌曲：“朔风怒吼，大雪飞扬，征马踟蹰，冷气侵人夜难眠。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……”大家唱着，手中或挥根树枝、或舞把干草，扭起东北大秧歌：“壮士们，精诚奋斗横扫嫩江原。伟志兮，何能消减，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，夺回我河山……”

三

长期生活在密林里，大家特别渴望阳光，盼望山下来人。嫩江游击队与上级的通信联络全靠地下交通员来完成。每次山下来人，任队长便把大家集合起来，或传达其他战场的消息，或部署任务下山去打鬼子。

因杨振国年龄小，部队出山战斗时就让他留在营地留守。他对队长说：“你不让我上战场，我这枪不成了烧火棍子，怎能打鬼子为父亲报仇？”再三请求下，他被批准参加消灭泥沱河日伪森林警察队的战斗。

站岗

■尚晓珺

我是多么荣耀与幸运
在这方岗亭内毅然肃立
目光如炬 手握钢枪
为祖国的四季保驾护航

我看过一载又一载的明媚春光
五彩斑斓的风筝高高飞扬
空气浸染丁香的芬芳
微风拂面 幸福的欢唱静静流淌
每一份快乐都是我守护的对象

我看过一岁又一岁的夏日悠长
田野里 万物奋力生长
池塘飘满院荷香
汗水留下的瞬间
强国在我的誓言连绵不绝
每一场拼搏都是我坚守的光芒

我看过一稔又一稔的秋高气爽

心愿

■倪宏伟

老兵今年九十二
退役后佩戴军功章而归
或许故土难离
他主动申请从县城到农村
在人们的惊愕中
从米碗碗跳到糠碗碗
当一名普通乡镇干部

老兵是死人堆里活过来的人
炮火密集轰炸的山头，他被震晕醒来时，阵地只剩下他和一名重伤的战友
他背上战友拼命跑向山脚的卫生所
只为让战友活着

老兵看淡荣誉
以平常心走村串户
蹲点指挥农业生产
他无法忘怀上甘岭惨烈的战斗

这个日伪森林警察队是日本鬼子“围剿”抗联的耳目。他们龟缩在一座山下的高墙大院内，正房5间，住着50多个伪军；偏房3间，装着粮食物资。

任队长带30名战士分3组于深夜行动，第二天拂晓到达日伪森林警察队附近。一声令下，第一组战士如猛虎出山，俘虏了哨兵；任队长带杨振国等第二组战士迅速冲入正房，有几个敌人开枪顽抗，立刻被击毙，其他伪军皆举手投降；第三组战士到偏房缴获粮食物资。这次战斗彻底拔除日伪据点，缴获军马3匹、步枪40多支和一批粮食物资，游击队无一伤亡。

这是杨振国的枪口第一次向敌人喷出火焰。此后几天，他一直兴奋地回想战斗场景，品味硝烟芳香……

1945年7月初，嫩江游击队接到上级命令：将嫩江地区各县日伪军的部署情况侦察清楚，为全国战略反攻、消灭日本关东军提供情报。

这是一项深入虎穴、斗智斗勇的任务。杨振国向队长请战：“让我去吧。我年龄小，不易被敌人怀疑，保证完成任务！”

队长说：“好！我再派一名侦察员与你一起行动。”

杨振国化装成一名去学校读书的学生，另一名侦察员扮作护送弟弟上学的哥哥。他们巧妙闯过敌人层层哨卡，进入讷河、德都、富裕、克山等地侦察敌情。虽然杨振国背着的书包里装着笔和本，但对所了解的日军和伪政府的地理位置、人员数量以及重要武器、军事设施等情况，一个字都不能留下。他们白天历经艰险进行侦察，夜晚反复在脑子里把了解的情况“拉洋片”……10多天后回到营地，杨振国绘制出一张敌情侦察图，秘密交给上级。

炮声隆隆，硝烟弥漫。1945年8月上旬，黑土地卷起与日寇决战的烈焰，惨遭外敌蹂躏的山河重新回到中国人民手中。杨振国的家乡拜泉县内的日本鬼子也被歼灭，人们涌上街头庆祝抗战胜利。杨振国想，亲爱的父亲也该回家了！可他后来得到的消息是：父亲已惨死在煤窑里。

仇恨满腔斗志昂，革命战士征程长。这时的杨振国胸中装的已不再仅仅是为父亲报仇，而是要为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而不懈战斗。他又跟随猎猎军旗，向着朝阳，奔赴烽烟滚滚的解放战争的战场……

文化视界

英雄，是中华民族的脊梁。追溯革命英雄的故事和精神，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出品的10集纪录片《你的名字》，从壮阔时间长河中摘取微小片段，挖掘纪念沉睡于历史中的英烈。它是对英雄精神的赤诚追寻，对家国情怀的深情赞颂。

英雄逝去，但英雄留存下来的物件总能勾起一代代人的怀念。“我要改革家庭，改革社会……”在第一集《追寻“打响第一枪”的人》中，革命烈士杨达的孙女杨丹，至今保留着爷爷唯一一封14页的家书。杨达在书信中向家人讲述自己献身革命的决心。端详爷爷的笔迹，杨丹眼眶湿润：“爷爷当时一定是想成为划破黑暗的那一道光、刺破黑夜的那一把剑。”

纪录片第三集《寻找阿刚》中的阿刚，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段楠。当发现革命烈士埋骨处的时候，遗骸之上锈迹斑驳的镣铐仍在，锈迹混着血迹向人们述说着当年的故事。阴暗的牢房内，刺耳的挥鞭声怎么也鞭挞不出革命者的求饶声。“在敌人的档案中，他是赵子芝。在同志们的口中，他是阿刚。而他的真实姓名是段楠。”一段段故事娓娓道来，让我们牢记烈士的名字。英雄从未远去，他们顽强不屈、坚守信仰的精神一直都在。

物件是情感的寄托，更是精神的延续。在《老兵的心结》中，98岁的老兵金万德抚摸着那枚“淮海战役纪念章”，想到无数英勇的战士还没来得及留下名字，就长眠在江淮大地上。当看到牺牲战友的名字通过不断的追寻最终雕刻在纪念碑上时，这名铁骨铮铮的老兵不禁哽咽。这是今日对往昔的缅怀，是后人对先烈的感恩，更是我们对英雄精神的铭记和传承。

穿越历史长廊，跨过江河湖海，亲人对先辈的追寻不曾中断。那是对家人的思念，也是对英雄的崇敬。《魂牵张山头》中，从潘钟彝改为潘骥，又从潘骥改为潘骧，投身革命的先烈为保全家人，曾反复更名。两代后人在70年间不断追寻，最终确认老人的安葬地在张山头村。但因无法在1343座无名红军墓中寻得老人遗骸，只能将张山头村的泥土带回。一抔黄土，便是英雄魂归。

时间能改变山川的模样，却磨灭不了对亲人的怀念。《从未谋面的父亲》中，88岁的张克纺老人，在DNA比对结果出来后未能找到父亲的遗骸。抚摸仿照哥哥而画的父亲张泽国的画像，老人潸然落泪。本集通过曾照顾张泽国的护士郭开英的讲述，呈现了战争年代短暂的“父女情”。没见过亲生女儿的张泽国，把父爱寄托在与女儿年龄相仿的护士郭开英身上。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形象立显眼前，情感细腻，打动人心。忠骨在，碑有名，这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。在《七十四年的等待》中，孙学通烈士之妻、94岁的张淑卿苦等丈夫74年，青丝成

赤诚追寻英雄精神

■晋蒙

范雪松

白发，最后等到的是一张烈士证明。当孙学通的名字雕刻在纪念碑上时，张淑卿默默地流出了泪水。

在《寄给烈士的两千封信》中，张和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景宪14年如一日，默默地从村西头的陵园里寄出2000多封信，只为帮墓林中的烈士寻找家人。其中，一封寄给“魏元吉烈士”的信是唯一被收件人亲自签收的。当参加过菏泽战斗、已经102岁的魏元吉老人坐着轮椅来到昔日战友的墓林之中，再也抑制不住感情而落泪：“老战友，找着你们我才放心……”原来，当年魏元吉因负伤昏迷被转移至后方医院。战斗结束后，战友们找不到他，以为他已牺牲，误将他归入烈士名单。张景宪的来信，也让魏元吉老人找到了牺牲战友的安葬地。张景宪对烈士家人不懈的寻找，表达着后辈对英雄的铭记。

“你曾把信仰烙在骨头，你曾说你命由自己造就，你的名字无人知晓，你的功勋永世长留……”片尾曲《薪火征途》饱含对英雄的深情纪念。精神因传承而永恒。光阴流转，山河变迁，英雄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不朽的丰碑上，永远驻留人民心间。



吾峰独秀（中国画）

王四清作

短笛新韵